

冬天的故事

胡竹峰

和秋山相比,峰峦沟涧被风消瘦了些许,多了点苍茫。山是枯的,白的,灰的,青的,绿的,黄的,暗淡的,阴沉沉灰寂寂的。松林茂密,依稀夏日颜色,山上铺满了金黄色的松针,人走过,软软的,悄无声息。乔木深处,微微晃动,不知道是黄鼠狼还是松鼠,一晃而过。伐木的人,刀斧砍在树上发出叮当的声音,传得很远。

清早起床,呵口热气,一根淡淡的烟柱伸得长长的。窗外,天空阴沉,笼罩着浓浓雾霭。晓寒从窗隙从门缝挤进来,冷箭一样射在肌肤上。女人、老人格外怕冷,一入冬就成天拎着暖炉,还在炉板夹上铁丝做的拌火杆,不时抽出来搅拌着炉火。

小时候冷极了,母亲无论如何要在我脚下塞上一把暖炉,起先并不习惯,久而久之,倒也喜欢那种恰到好处敦厚的温暖。孩子们早就穿上了暖鞋,厚厚的布底,鞋帮子塞满了棉花,穿在脚上鼓囊囊的。

村里的冬日一天,以暖炉开始,以炭灰结束。老人穿得厚厚的,还是嫌冷,总带着暖炉。炉火不旺时,就去灶下袋子里铲半锹木炭放在陶钵里。

农事告竣,得几天闲工夫,男人用竹枝拂拭灰尘,楼阁墙角,上上下下清

理一遍,打扫得干干净净,房前屋后的杂草也拔掉了。再用笤帚沾石灰水,将斑驳的墙壁刷白,窗户用薄薄的光纸糊上,爽朗洁净,温馨柔和。就着微亮的光,女人在窗前缝缝补补,纳鞋底,织毛衣,孩子在一旁看着,围着炉火,听鬼狐神仙故事,听古灵精怪笑话。

春天的红鲫鱼,夏天的玻璃球,秋天的纸飞机都飘远了,只有两个乖乖的小人儿依偎在母亲身旁。

田野北风大作,窗纸哗哗作响,穿着布鞋坐在暖炉上。炉钵埋有毛票,不多时,只听得嘭一声,栗子裂开了坚硬的外壳,露出粉扑扑的果肉,孩子吃一颗,老人吃一颗……屋里暖暖的,茶杯冒着热气。普通的粗茶,味苦而香,茶汤绯红色如残阳夕照。茶多用搪瓷杯泡着,或许是玻璃杯,杯底茶叶头面并不齐整,只是蓬松,只是自然,却有世俗人家的真实。

晚上睡觉,将暖炉放入冰冷的被窝烘烤片刻,人方才钻进被,裹着暖洋洋的褥子,周身有炉火的温煦,说不出的舒坦。怕冷的孩子上学堂也带着暖炉,书包里放着馒头片,下课后,一片片放在炉子上烘烤,烤至焦黄酥脆,香气诱人,引得众人好生羡慕。

更冷时,老人索性挪空灶下,在屋子里生个火堆,大火燎燎,映得屋子彤彤彤的,一家人围火闲话。外面大雪飘飘,寒风呼啸,小屋里扎堆烤火,吃花生米,嗑南瓜籽,别有一番情致。

站桶洗干净,在太阳下晒两天,小孩站在里面自在玩耍。站桶木质,一米多高,倒圆锥形,下有隔层,天冷时,放上火炉钵,孩子在里面通身俱暖。老人拢起手,双脚放在火炉边,靠屋檐打盹,竹杖丢在一旁,烟筒却须臾不能离手。有小孩路过,见老人动也不动,问是不是死了,烟斗顿时喷出一股烟来,跟着几声咳嗽,老人笑骂道:你个小砍头的,真讲不听话。

寒冬时节,大人只在室内烤火取暖,孩童们并不怕冷,手指冻得像洋葱,也不以为意。只要是晴天,依然喜欢在稻床上游戏,捉迷藏、打陀螺、踢毽子。用布片裹住一枚铜钱,布头从铜钱孔翻上来,拿鸡毛穿在钱孔中,用线扎好,毽子

即成。铜钱大如牛眼,多是康熙通宝或者乾隆通宝。

浒村不少八九岁的小儿,踢得小小的毽子如花,手舞足蹈,团转相击,随高就低,总也落不到地上,就像天生在脚上,偶尔还炫技,将毽子高高踢过头顶,自己轻巧巧跑过去接住,常常引得人喝彩。

终于下雪了,先是起雪子,跟着飘出雪花。傍晚雪更大,滚滚而来,风也大,刮得雪片横飞。两三个人围着火盆说话,喝茶,天虽然很暗了,农家人节俭,却还舍不得点灯。雪光透过窗户,映照得四壁朦胧,说话声和厨房碗筷锅铲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这时节,雪地里走路的人都低着头,身子前倾,睫毛上都是雪。

雪静静下着,越下越厚,白了山尖,白了树梢,白了屋顶,白了伞面,也白了人的头发,门前晾衣绳子上也毛茸茸覆一层厚厚的雪。乡村白茫茫,如无人之境,听不到半点声音,雪夜里,更有凛冽气息。雪白,月光也白,长空如洗,圆圆一轮明月将雪地映得大亮。屋后小河潭的石壁两侧冻住了,凝冰发出晶光。天一晴,晶光越发灿烂。

天明起床,一脚踏下去,积雪吞没足背。有孩子故意倒在雪地上,印出一个四仰八叉的人形。农舍睡在白雪下,炊烟袅袅升起。梅花瓣落满雪,白梅更白,红梅积雪如胭脂如鸡血石,黄梅像琥珀。小儿穿着红棉袄在树底下玩冰溜儿,菜地有人拔萝卜、青菜,霜落在菜叶上,等着阳光融化。

大雪封山,后山的黄鼠狼、野猫、豺狼,大概饿极了,下山觅食,闪电一般蹿至庭院,叼起一只鸡转身急忙跃出,见一株猫儿刺,当即钻进去,一溜烟跑走了。过几日,有人上山砍柴,一棵树下满地鸡毛,少不得顿足,低声骂几句……

偶尔野兽来犯,撞入手里,有人眼疾手快,从地上抓起石头,用力掷去,石头犹似流星,疾射而至,追上它,狠狠打在脊背上,但听得嗷嗷两声干叫,那货松开利齿,径自逃走了。只是可怜鸡鸭早已倒地气绝身亡,脖颈汩汩冒出一团污血。人又气又喜,上前倒提了鸡鸭鸭脚,扔在门框前,让

女人烧开水拔毛,洗净了瓦罐,放姜块清炖。

圈里养了一年的猪又大又肥,哼唧唧吃食,稍稍走动,满身肥肉乱颤,农妇一脸欣然看着。腊月正月泔水油足,正好能给猪长膘,有人家开始捉小猪崽了。寻个好日子杀年猪,男人家扛来木桶,几个人走向猪圈,只听得一阵长嚎,杀好的猪已在装满开水的大木桶中来回滚泡着,屠户以铁刮子褪毛,黑毛一点点落尽,少顷光溜溜的,白花花的肉璞玉一般。须臾,猪肉倒挂在梯子上,猪头在案板上耷拉双耳,咧开阔嘴,竟然有笑眯眯的神情,好像解脱了一般,祖父说猪经历一劫,又去投胎了。猪肉割成块,一条条挂在厨房墙壁上,猪肝、猪心肺、猪腰子也挂在那里。

临近腊月,一天天总听见人家杀猪,窗外零星响起鞭炮声。杀猪那天,总会请亲友邻居专门吃顿杀猪饭。满满一桌子油荤,肉切大块。众人围坐一圈,打开白酒,一番谦让,筷子开始动了。小饮微醺,一桌子两大碗肉,吃得干干净净,肉汤用来泡饭,人人饱腹。

饭毕,客人三三三两两辞别回去。自家开始腌猪肉,水缸洗刷干净,一层肉一层盐,放进大缸里,买来的大鱼索性一并腌好。过几天把肉拿到太阳底下晒,切成一段段做成腊肉,放入干咸菜里,过年待客,滋润日常,可以吃到第二年冬天。

货郎摇着拨浪鼓来了,咚一声响,又一声响,听得孩子心里晃悠悠荡荡,货郎担子也晃悠悠荡荡。女人上前买点小东西,无非洋红洋绿、针头线脑、头巾首饰。崩爆米花的也来了,满面尘埃,东家提五升糯米,西户背两斗苞谷,砰一声响,又砰一声响。

早晨总有雾,茫茫如浓烟弥漫。村头井口,热气蒸腾,摸摸那水,还有一丝暖意,不像河水刺骨。日色从容了,人的步履也从容了。天黑得早,好像刚刚才吃过午饭,转眼太阳已经隐晦西垂,天空昏昏欲睡。天色和人心一样,只想早早进入腊月,早早过年。

人要过年了,牛也要过年了。冬至这一天,去牛栏送上十来个玉米粳、南瓜饼,给牛养冬膘。

非遗贺春

姜楠

送冬迎春,辞旧迎新,祈福纳祥,团圆和谐,“春节”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大民俗”,囊括了众多的非遗传承活动,可以说是国人传统文化思想、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的集中载体。就在一个多月前(2024年12月4日),“春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意味着“春节”——我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中华文化的重要核心符号,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春节”的传承人。

今年我们要过的是首个人类非遗版春节,意义非凡。非遗项目当中有许多与过年有关的传统习俗,可以让人充分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和魅力,过一个丰盛、有韵味的非遗春节。

辽宁与春节相关的非遗活动数不胜数:沈阳满族民间刺绣,线条婉转,寓意吉祥,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关东雕雕,以细致入微见真章,在方寸之间显“金石气”与“笔墨魂”;于氏面塑,技艺高超,人像塑造轻松拿捏,分分钟再现“世另我”;武氏女红,精巧秀美,丝线在锦缎上游走,十指间春风拂过,花鸟鱼虫灵动飞舞……

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中国人的四季是围绕“食”做文章的。风味在舌尖,想想辽宁那些特色饮食,酥香入骨的老胡家烧鸡,皮薄馅大的海城牛庄馅饼,香甜可口的建平芝麻糖,晶莹剔透的李氏糖人等,可以让人在“逛吃逛吃”之间,享受舌尖非遗的美味无穷。风味背后透出的风土人情才是破解一方文化的密码,这乃是数千年非遗传承之下的地域性格。每一场欢快的宴席中,必须有菜、有酒、有歌、有舞,各种滋味的奇妙融合,不仅仅代表着传承民族文化过程中的艰辛,更是历经磨砺后喜迎丰收的畅快。

风味其实在心间。味觉的记忆总能给我们带来美好和愉悦,地道的风味是人们的情感需求。我们寻味寻的其实是心灵上与传统化上的共鸣,每一口食物都是可以吞咽的幸福。

从行动到仪式,从仪式到情感,“春节”申遗成功,蕴含了中华民族的人伦情感、礼乐文明。在这世代流传的庆典、仪式背后藏着哪些传统时空意识?在节日的仪式感背后,现实生活和传统历史如何重建文化链接?我们不妨从“春节”开始,领略我国传统节日非遗文化背后的中华文明内核,获取非遗全局视野。

看似遥远的非遗,其实与日常衣食住行紧密相连,从历史到生活,从审美到认知,回归生活,才能悟得非遗本心。

糖瓜祭灶

宋东泽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儿时每听到此俗语,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祭灶节,农历腊月二十三,又称小年儿。此日家家行祭灶礼,俗称送灶、升灶王或送灶王爷升天等。民间认为灶神是家庭的保护神,故有“事神不如祀灶”。灶神被看作重要的家神。《沈阳百咏》云:“几个儿童知岁早,沿街争卖灶王龛。”注云:“十二月二十三日‘辞灶’,俗谓灶神于是日上天言好事。过是日,则卖灶神龛,充街溢巷。俗呼灶神曰‘灶王’,言灶为一家主也。”

民间传说灶王是玉帝派往人间主管善恶之神,每年腊月二十三这天,回到天庭向玉帝汇报。百姓为他能在玉帝面前说好话,为家中祈福,故皆祀之。旧时民间在厨房灶口上方,横一简陋木板,供奉灶王龛儿。用小张红纸书写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一家之主”。辽北一带,有“灶王爷只受一炷香,若受三炷香,必定有勾当儿”的说法。平时,供一香炉,内装红高粱或秫米,插香一炷,另置清水一碗。如遇供三炷香多为家人诉求病愈或有不言之事。

祭灶前夕,要把旧年的灶神像取下来,晒干,以利祭灶上天时焚烧。旧时讨饭人以松、柏、冬青、石榴等树枝扎成小把,沿街叫卖,供祭灶使用,俗称送灶柴。《新民县志》记载:“二十三日向晚,置桌于灶神牌位前,或就釜盖以上,不另设,陈列秫米、谷草、净水、麦糖各一碗,又用梁秸马、鸡、狗三事。将灶神像撕下,家主蘸香三柱(炷),叩首,亟将神像及鞍马、鸡、狗一并焚化,燃纸炮于户外,连呼灶王升天后,待新年接神,始设香供。”

对于祭祀各地民俗略有不同。沈阳铁岭一带,民间都以秫米面制成长梯、狗、马、鸡形面点;法库、康平地区,用秫秸茎皮编制以上诸物,说是长梯供灶王升天,马为其坐骑,鸡为其报时,狗作护守。届时,将祭物列神位前,又备草料、清水各一份,供神马饮食。辽阳祭灶时,在“天色昏黑后,取茶杯二,置诸灶突之上,一盛水,一盛草料,持扎成之马、狗,以其喙向杯中,作饮食之状。复将灶王供于杯前,燃香致敬。逮至星斗满天,香将燃尽,一人取爆竹一枝,燃于院中,一人将灶王犬马等物,聚于一处,以火焚之。复以灶糖少许,沾于锅灶口上,谓之糊灶王口,盖恐灶王升天,奏出恶事”。

祭灶要有一套说辞,《桓仁县志》记载祭灶歌云“灶王爷本姓张,骑着马,跨着枪,上西天见玉皇,好话多说,歹话少说”。念毕,取灶神像及祭物,入火中焚之。同时鸣放鞭炮,全家吃灶糖。《台安县志》记载“家家以麦糖辞灶,将旧灶撕下用火焚之,焚香三拜,谓之‘送灶王上天’”。

祭灶最重要的是灶糖。北京人称之为“关东糖”,关东一词说明灶糖多取自于东北。所谓灶糖就是麦芽糖,也是饴糖。用大麦发芽上锅熬出咖啡色浆,逐渐加热成饴糖,在石板上冷却,敲下大块,加热揉搓,变软,再套在小木棍上反复拉长,用炒过的碎芝麻包裹,压成形状。至今,吃灶糖的习俗仍然保留。《盖平县志》记载“卖灶糖遍满街市,家家购之,备祀灶”。《辽中县志》记载“家人分米糖,谓之‘辞灶糖’”。

辽西锦州地区,祭灶日这天有点“天灯”习俗,往往从腊月二十三日到来年二月二。《锦县志》《义县志》《兴城县志》都记载“有竖长竿于院者,竿头荫以松枝,或设风旗,入夜燃灯高悬竿杪,名曰‘天灯’。自是日起至明年二月二日始撤”。

过完了腊月二十三,老人们筹备着买新衣、收拾屋子、置办年货,开始忙年了。

身边的年味

(外两首)

李浅洙

从大江南北归来的人
一心一意追赶年的脚步
似万家灯火里的一条游鱼
欣然游进故乡的腹地

像一种治愈
卸下一年的雪花,疲惫,痛楚
在大红福字里写下五谷丰登
见面的问候
醉了乡情与乡音
食一碗人间烟火
最浓不过团圆的味道

提起一篮子年货
脚步轻盈
走在像左右手一样熟悉的银山路
左手半斤平安
右手八两喜乐
内心因大街小巷涌动的春潮
感到一股暖意
如挂在树梢的大红灯笼
使春天在流动的年味中
又长高了一寸

北风吹

似乎 你只属于落下
一朵悄然而至的雪花
在北风的肩上长出一座村庄
掩护 老井
静默中的水中仙子
鸟羽下覆盖的林中空洞
都在你的心坎上
在其中舍去
年华的流逝与峥嵘

舍去布谷在林梢时的微雨含烟
蒲公英在古道边的点点留白
北风吹啊
墙头上的毛毛草
在撕开的一纸黄昏里留下欢颜
留下一缕孤烟
在稻花弥散的往事中收割月光

清然而去的阵阵雁鸣
在芦苇的意象里拔节
北风吹过
冰冻的村庄 小河 老树
已不在意这些清寒
甚至在你呼啸而过时
春风已经隐在二月的芽上

雪光

午时,雪后初霁
北陵似在梦境中
用纯净和大美
带给我出尘之想
心归之处
和这岁的雪白融为一体

深呼吸是有层次和观感的
没有一种光斑会剥离
松树枝伸出的沧桑
过去一些时候
花朵成为影子
湖心里的青荇盘起长发
为雪光作了嫁衣

在光芒输出的相册里
松鼠成为雪地的邮差
落叶是归家的孩子
枯草被定义为柔软桑麻
万物在它所能栖息的领地
长成最初模样
欣欣然 安住于寂静



本版插画 董昌秋

年是一碗乡愁

子禾

晚上就别喂食了。”要宰猪了,母亲不舍。她舀了一瓢水才能吃的苞米糍子粥倒进了猪槽子里,黑猪低着头一口气吃得干干净净。“这猪还没有长大呢!哪里是猪不好喂呀!明明是没有好东西喂它呀!刷锅水就树叶能养出肥猪吗?”母亲低声说。我想,这瓢苞米糍子粥喂猪是母亲下了狠心的,这该是黑猪买到我家后唯一的一次美食了。

过年有肉吃,我自窃喜。母亲眼里似乎噙着泪花。抬头看看父亲,那表情我时至今日也难以找到合适的词语表达。那天早饭后,还没等抓猪,我便被父母打发去大姐姐家接大姐姐回家吃猪肉,那是大姐姐结婚的第二年,山村没有电话,传递信息只有靠人。从我家往南边大山脚下的大梨树沟村姐姐家走,要途经油黄杖子村和京油杖子村两个村,近10里的乡间羊肠小路。

刚出家门,天就下起了雪。到姐姐家时,地上的雪已有一拃厚了。不见雪停,索性姐姐拉着我的手顶风冒雪高兴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路虽难行,天也冷了起来,雪灌进了我的棉鞋,可心里却是暖乎乎的。路上,姐姐给我两元钱,说是过年压岁钱,捏在手心还能发出微弱但却清脆的声音,那崭新的两元面额的钞票上是一位工人师傅操作机床劳动的画面,多年后,我有幸在中国工业博物馆看到了这台机床。感觉中,接姐姐回家的路似乎走得比去时快。走过了两个村子,远远地看见小山村漫天皆白,我家的院墙头和茅草屋都被上了银